

宴会厅穹顶的水晶灯暗下去的瞬间，林晓挽紧了张默的手臂。一束追光打在她拖尾的婚纱上，薄雾从脚边漫开，整个人像踩在云里。新郎攥着捧花，眼眸里全是期盼。小提琴声悠扬响起，宾客们不约而同屏住了呼吸。

当新娘踏上红毯的那一刻，全场数百只许愿灯同时亮起。唏嘘声、口哨声此起彼伏，香槟塔折射着碎钻般的光。林晓侧头看了张默一眼，他正望向宴会厅门口烫金的“永结同心”，彼此相视一笑。

这是他们的婚礼。而婚礼的地点，恰是三年前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——城南饭店。

缘分，有时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意外。2023年10月的一天，林晓和张默同时走进城南饭店，参加一场为期五天的行业资格认证培训。谁也未曾想到，这次培训会竟改写了他们的人生。

培训第一天下午，林晓突然感到一阵晕眩。来自南方的她，连日奔波加上水土不服，发起了低烧。她强撑着坐在座位上，脸色越来越苍白。坐在她斜后方的张默注意到了。培训结束后，张默走到她身边，轻声问：“你还好吗？看你脸色不太好。”

“哦，可能有点感冒。”她勉强笑笑。张默没多说什么，转身给酒店客服打电话问了附近的药店，跑出去买了退烧药和感冒药，又要了一杯温水。当他端着水拿着药走向林晓时，林晓怔了一下，接过水杯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暖意。

培训第二天，林晓病情加重了。上午的课她强撑着听完，午饭只喝了几口汤就回房休息。下午分组讨论，她的座位空着。张默看着那个空位，心里隐隐不安。晚上课程结束已是九点，他站在林晓房门前犹豫再三，终于敲了门。

林晓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，需要立即输液。张默跑前跑后，缴费、取药、询问医嘱，最后坐在输液室的椅子上陪她。输液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点滴规律下落的声音。

接下来几天，这份克制又细腻的照顾从未间断。白天上课，他会提前为她预留通风舒适的座位，细心地整理课堂笔记，连老师随口提的考点都用红笔标

我站在西狭入口，望着那瀑布，如白练悬空，又似银蛇游走。水从半崖跌落，被风一吹，便化作蒙蒙的雾，扑在脸上，凉丝丝的。这水，在这山崖不知流了几千年，而我来此，在无垠的时间轴上，却不过是瞬间的事。

过瀑布进山，两面崖壁便排阔而来，直上直下，森森然夹着这条窄谷。天被挤成一条清白的缝，人走在下面，渺小如蚁。栈道是新修的，平平整整叫人人生出几分不惯。古人哪有这等便利？他们攀援的，怕是连路也称不上罢。路越走越窄，转过一个弯，栈道忽然断了，只剩下崖壁上凿出的凹槽，仅容一人侧身。石缝里渗出些水珠，冷不丁滴在脖子上，叫人一惊。扶着栏杆下望，只见白花的水在乱石间横冲直撞，碎了又聚，聚了又碎。

西狭险在躬身涯。沿古道行至此处，便觉天空骤暗，风也收了半分狂躁，只剩涧水的呜咽从谷底漫上来。崖顶的巨石如被天空斜劈，半截悬在半

了出来；傍晚课程结束，会陪她在酒店的花园里散步，晚风轻拂，草木清幽。他的温柔从不过分刻意，分寸恰到好处，只用最朴素的行动给予关照。

酒店客服中心得知此事后，服务员专门为林晓送去红糖姜茶和一床被子，叮嘱她多喝水，晚上注意保暖。

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培训临近尾声，不舍悄然藏在心底。培训落幕，两人奔赴各自的城市，回归原本的生活轨迹。山海相隔，可屏幕两端的牵挂，从未消减。他们从陌生的参训学员，变成无话不谈的知己，晨起互道早安，夜晚分享日常，聊理想，谈生活，诉心事，说远方。跨越距离的陪伴，让两颗心不断贴近，青涩的好感沉淀为笃定的爱意。双向奔赴的喜欢，在漫长岁月里缓缓生长。

于是，他们坚定地选择重返初心之地，在这座缘起的酒店——城南饭店，举办自己的浪漫婚礼。

酒店听闻他们的故事后，安排餐饮部协同婚庆公司全程跟进每一个环节，用心打磨每一处细节，全力为两个新人打造一场浪漫别致的婚礼。

平日里用于商务宴会、会议团建的长客厅，褪去了往日的庄严肃穆，被烂漫花艺、柔暖纱幔、星光灯饰精心装点。柔和的光影错落交织，馥郁花香弥漫全场，庄重中藏着浪漫，温柔里满是期许。专业服务团队全程贴心跟进，细致统筹流程，用心营造氛围，以一如既往的暖心服务，成全这场双向奔赴的圆满。

红毯漫漫，爱意绵长。在亲友的声声祝福中，两位新人十指紧扣，缓缓步入婚礼殿堂。他们向来宾讲了自己的故事，台下掌声不断，台上相视而笑，眼里满是幸福的泪花。

新娘抛捧花的时候，特意对着台下喊了一句：“单身的都看好了——下次来城南饭店开会或培训的时候，多留意你身边的的那个人哦！”全场哄堂大笑。

一场小病，一次守护，一段从陌生到白首的缘分。这座伫立在长安城近四十年的国有老字号酒店，未曾刻意营造浪漫，却以润物无声的温暖，化身温柔红娘，成全了一段圆满姻缘。

也许世间最美的遇见，不过就是——恰逢其时，恰逢此地。

空，像极了老人佝偻的脊背，沉沉地压在栈道之上。行人至此，无论身量高低，都要躬身俯首，仿佛对着这千年古道行一份敬意。

过了躬身崖，便是青龙头崖壁下的黄龙潭。潭水是清的，却又带着几分温润的黄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水面投下细碎的光斑，随着水波轻轻晃动。古人常在此处驻足话别，仰望碑刻，俯瞰潭水，千言万语，都藏在这一潭清光里。

迂回的石廊贴着山壁蜿蜒，廊窄，只容两人通行。走在石廊上面，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崖壁间回荡。石廊尽头是一座拱桥，拱弧完美如半月，倒映在水中，成了一个完整的圆。过拱桥再行数十步，山体的崖壁向内凹进，形成一个天然的浅龛，那里便是《西狭颂》所在了。

《西狭颂》摩崖石刻被一整面钢化玻璃护着，玻璃极厚，在午后阳光下泛着淡蓝的光晕，像一道透明的时空屏障，将东汉的呼吸与现实的喧嚣隔开。

我向来喜欢雨中去看景。到了京西的潭柘寺，刚进山门，天就阴了下来。同行的小董说，天气预报没预报今天有雨啊。我笑了笑，说如果过于相信天气预报，那天有不测风云又当如何讲？小董一愣，随之冲我诡秘地一笑说，即使下雨我也不怕，您看，我包里带着一把伞呢！

前年，我写过一篇散文《出门常备伞》，是从老辈人爱说的“出门常备伞”得到的启发。意思是说，善于书画的朋友，出门前要把笔墨纸砚带全了，不要总想着让别人给你准备好。甚至提示，要把印章也带上。在生活中，常会遇到主家要求写字作画的不情之请，很多人大多以没带笔墨印章为由婉拒。这其中有的谦虚，也有骨子里的文人之酸腐，更有经济利益在作怪。这一点，我很佩服弘一法师，晚年他到泉州弘法，住在温陵养老院晚晴室，常有慕名者前来讨字。弘一法师明知这些人十之八九不是为书法而来，但也绝不让人空手落寞而归，就随手写下“阿弥陀佛”以送。据说，在泉州很多人家都藏有大师的墨宝。这不禁使我想

到一句禅语：既然喜欢，拿去便是。说来，我与寺庙真是命中有缘。20世纪70年代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村里小学就在寺庙里。庙分前后两进，能有十几间房，可容纳三百个孩子就读。1976年，我入红小兵（后恢复少先队）不久，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。寺庙里的房子大都损坏了，最可惜的是庙前的一棵五六百年的老槐树也倒了。此前，我们常在树下的空洞里藏闷儿。据当地的史志记载，这寺庙在清朝年间很热闹，因庙前紧邻大运河的北端通州张家湾到京城广渠门的商业大道，每到初十五城里城外的人都爱到这里赶庙会。传说太太监李莲英也曾来过，他手下有人调戏妇女，被侠义之士给狠狠地收拾了一顿。这事我有点不信，以李莲英的权势滔天，谁惹得起啊！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村民听，村民倒是宁可信其有。我理解当下人的心态，只要这地方出过什么名人，哪怕是秦桧、西门庆那样的不耻之徒，人们也愿意跟着蹭流量。

1997年，我从一家报社调到《中国文化报》，报社地点位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里。这让我很意外，

出的却是一位放荡不羁、天马行空的逸士；再者，一个温婉柔弱的女性，其文字或许散发出刚强、冷峻的英雄气。下面这位朋友描写读书：“读书最头疼的是慢。……脚下路很长，手边要读的书也很多，人生之旅，有幸与墨香为伴，且行且吟，是何等的快乐！”感觉作者应该十分文静，实则不然，作者是一个性格开朗、爱好乒乓球运动的乐天派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# 雨中坐禅

○红孩

鲁迅先生在小  
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  
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  
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  
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  
是劳动人民的智  
慧。

两个寺庙距离也就200米，当初怎么就这样选址呢。用今天的眼光，这似乎也不奇怪，就说柏林寺的名号吧，全国有好几处。至于叫中山路、中华路、建国路的就更加繁多。柏林寺院落很大，但庙堂都不高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春天，院子里的丁香、海棠花盛开，真的叫一个沁人心脾。我在这里待了两年，1998年底，报社搬到沙滩，和《求是》在一栋楼办公。我所在的副刊部在后院西跨院，原来属于方丈院。由于住的时间短，也没听得什么传奇故事。不过，进门的东厢房，也就是报社文化市场部办公室，倒有人给我讲过，大意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有很多牺牲的29军官兵的尸体曾经停放在那里，一是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查，二是仁慈爱国的僧众愿意为烈士们超度亡灵。我听后不但不觉得害怕，反而觉得那一排房有了庄严肃穆感。

我的思绪似乎飘远了。进了潭柘寺山门，看到的第一座殿宇就是天王殿，里边供的是弥勒佛。天王殿三字，乃是清康熙所赐，以至潭柘寺的前身寺名岫云禅寺也是康熙所赐。在北京，早就有“先有潭柘寺，后有北京城”之说。潭柘寺最早建于西晋永嘉元年，距今1700多载。现在的建筑，多复建于清朝。我不是建筑学研究者，看不懂这其中的构造学问。去年，我专门研究撰写林徽因先生，在她有限的文字中，竟没有看到她写潭柘寺的几行文字。想来这是十分遗憾的，既是林徽因先生的，也

出的却是一位放荡不羁、天马行空的逸士；再者，一个温婉柔弱的女性，其文字或许散发出刚强、冷峻的英雄气。下面这位朋友描写读书：“读书最头疼的是慢。……脚下路很长，手边要读的书也很多，人生之旅，有幸与墨香为伴，且行且吟，是何等的快乐！”感觉作者应该十分文静，实则不然，作者是一个性格开朗、爱好乒乓球运动的乐天派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是潭柘寺的。在天王殿前，有一口大铜锅，直径1.85米，深1.1米，是用来熬粥的。过去，很多的寺庙在重要的法会日都有舍粥的善举。但上百度一查，得知这锅并不是过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她把伞递给我，问我还向上走不走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阴云密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再回头看大殿的屋檐，但见上檐额题“清静庄严”，下檐额题“福海珠轮”，突感禅悟生出，便拉着一位同行年长的老师在屋檐下的长椅上坐下来，静看着那细雨静静地，这两雨毕竟是春天的雨，佛前的雨哩！佛即是福，福也是佛——想到此，我对小董说，走，到上边去，去拜观音！小董说，您打不打伞，我说，这两雨是佛所赐，既然有缘，我们就淋着雨按佛指引的路前行。

走在半路，小董似乎想到什么，她说，您之前不是跟我说佛是劳动者吗？我说对呀，你看这青山，这庙宇，这脚下的石板路，哪一处不是劳动者创造的？鲁迅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说：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我刚才所禅悟的佛与福，换一种解释，所有的佛的智慧，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佛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，他就在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。离开了大众，谈佛实在是一种妄想。

《西狭颂》与汉中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的《郾阁颂》并称“汉三颂”。那两处的石刻或移或损，独有《西狭颂》因着山势的天然庇护，又得现代科技的守护，一字未损，完好如初。梁启超在《碑帖跋》中称它“雄迈而静穆，汉隶正则也”。

文中记载的李翥，《后汉书》无传，然而百姓偏要在这绝壁上为他勒石立传，叫他的名字与山河同寿，叫他的功绩与时光共存。李翥其人，弱冠之时便出任为官，一生勤政务实，心怀百姓，历任多地官职，尤以武都太守任上政绩最为卓著。他见西狭古道险峻，行旅多有危难，便亲赴险地勘察，下令劈山凿石，整治栈道，终让天险变坦途。

历史长河中，多少王侯将相，生前赫赫，死后却湮没无闻。反倒是那些实实在在为民做事的官吏，被百姓记在心里、刻在石上。

游人的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在碑刻前自拍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他们匆匆地来，又匆匆

去煮粥所用，而是炒菜用。当然也可以熬粥。而昔日真正的粥锅，直径约4米，深2米，一次可煮600公斤杂粮，需文火熬制16小时，可供几千人享用。只可惜，我没有在寺庙里品尝过这大锅粥的滋味。素斋倒是吃过多次，最难忘的竟是白菜豆腐，比家里做的要好吃得多。弥勒佛，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肚子，象征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很多人在寺庙弥勒佛门口两侧常爱书写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便笑世间可笑之人”，每次读都有深刻体会。就像这眼前的大锅粥，是锅又何尝不是佛啊！

过了天王殿，上面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着佛祖释迦牟尼和文殊、普贤菩萨。这样的供奉，在众多的寺庙大都如此。无疑，大雄宝殿是一个寺庙最高规格的所在，何况是一座皇家寺庙。进得殿内，向佛祖作揖礼拜后，出得殿门，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，我不由得道了一声：好一场及时雨！小董见状跑过来，